



□李超

我和孩子們在沙灘上玩耍，安六歲，象九歲。潮水退去了，安在水邊堆沙堡，象在找螃蟹，我在更近岸邊的地方漫步，看到一片潮水被沙土截流的地方，只剩下淺淺的一些海水，蓄留在坑窪不平的地方，海砂上擋淺了幾十條很小的魚兒，快要死了。我覺得很淒慘，於是俯下身撿起一條扁圓的，前面有一根尖尖的長嘴的魚兒，把它擺進了一個小水坑裡。它忽然活了過來，並且在裡面開始游動。我很興奮，大聲對孩子們喊：「快來呀，這裡的魚兒還都活着，還有一條槍魚。」其實關於這條魚的名字我並不清楚，只是覺得它長長的嘴，很象一竿槍，就姑且稱之為槍魚。我害怕我這樣的魯莽其實給了孩子一些錯誤的知識。

兩個小朋友樂顛顛地跑來了。我們一起把海砂上的小魚搬進水坑裡，它們中的很多都復活了。安和象都很興奮，象還提議：「讓我們建一個家給他們！」接着就把沙子往水坑裡推。我連忙止住他：「你不知道，這些沙子會把魚兒埋住嗎？」象有點委屈地說：「我是想要建一個圍牆給它們，下次潮水來上，就不會全退去，而是會有些水留下來，這樣那些被潮水帶來卻來不及跟潮水回去的小魚就可以暫時留下，等到下次漲潮的時候，那時候潮水高過圍堰，他們就又可以回家了。」

我告訴他：「你想的是很好，但是沙灘上的小魚是不是還沒全部救出來？你現在往裡面堆沙子，萬一有條小魚被埋住了，不是你害死了？」

他一驚：「是哦，萬一這樣就不好了。」於是馬上招呼安一起，再把剛剛推下去的沙子扒開，看看下面還有沒有活的小魚。

我的眼睛轉向更近海岸的一側，又發現一些較大的坑窪，裡面有一些三寸長的藍色的魚兒。正想招呼孩子們看，忽然又發現旁邊的一個小水窪裡有一條紅色的帶斑紋的小魚，這條魚的色彩堂皇壯觀，令我不由側目。忽然想起來以前給象買的一輛小三輪車，很漂亮，很堂皇，我們叫它三輪車中的凱迪拉克。或者如之前聽到的某個手機廣告，手機中的戰鬥機。

我的手裡正有一支竹竿，外端是一個小小的網。我把竹竿伸入小水坑，想要把這條漂亮的小魚抓給孩子們看看。它卻忽然跳了起來，跳進了大的水坑。當我的竹竿再伸入大的水坑，它忽然游到一條藍色的魚兒身上，與那條藍色的魚兒合成了一个！它的樣子現在格外滑稽，身體增粗了些，頭上戴了一頂紅色條紋的高高的帽子。我正在詫異間，它忽然又跳起來，朝我飛撞過來。我躲閃不及，忽的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了。

周圍的一切都成為了煙霧。這條魚兒變換了姿態，很是莊嚴肅穆。我正要說什麼，它止住我，「我們都是有身份的魚（它指向自己）和人（指向我），我們就不要裝糊塗了。」我很詫異，它接着說，「我是魚類的外交部長。」我張開嘴巴正想說話，它忽然又很強勢地伸出手制止，「讓我們談談我們兩種生物的相處吧。」

它沒有再說話，可我的腦子裡忽然展現

（被展現）了一幅人類魚類交往史。「很久以前，人類也是魚類，在海洋生活，亦遵從魚類之生存法則。大魚吃小魚，然而大魚小魚都有節制。一個特殊的機緣，人類上了岸，開始直立行走，刀耕火種，有的人類轉向穀物莊稼，有的仍以小魚為食。一百年前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忽然開始大量污染破壞所有魚類之生存環境，搞得魚不聊生。中國之大，已經找不到一條乾淨的河流，連大海，一切生命之源，亦遭受重大之威脅。人類的一些正在對鯨魚和鯊魚大肆殺戮，製造了許多血海的殘酷景象。另外一些人類，向大海排放了上萬噸放射性的核廢料污水，這股污水匯入大洋流已然是逆之者亡，觸之者傷，全海已經進入緊急狀態，戰爭或者即將發生。」我正想發言說，「關於鯨魚和核污染，全是日本人做的。」忽然想到全地球人類對於魚類犯下的罪行或者不比日本人少，於是止住了。他繼續說，「還有什麼島居然叫做『釣魚島』，人類就是這麼對待自己的祖先同類嗎？」我有些瞠目結舌，正在想該如何回答。他擺了擺手似乎不想給我說話的機會，「請你回去告訴人類我們的立場，這樣的事情不能再發生，也不能再延續，否則一切後果，海嘯，地震，火山，瘟疫，彗星撞地球，種種惡果將不一而足，接踵而至，『爾朝』的『可笑文明』也可以畫上個句點了！」說着它尾巴一擺忽然消失了。

「我朝」的「可笑文明」確實可笑，可是它是魚類的外交部長，我是什麼呢？它大概代表了魚類，我代表了誰呢？它這麼鄭重其事的戰爭宣言對我說了，又有什麼用呢？我真是一頭霧水加一肚子悶氣。

象和安還在幫著退潮威脅的小魚兒興修水利，他們果然從沙子下又找到兩條小魚，放到水坑裡去了。我有點無可奈何，真難想象戰爭的形式，魚類們顯然不會拿着刀槍向我們衝來，難道真的是使用了自然災害一樣的致命攻擊麼？

我無奈的夢，忽然無奈地驚醒了。於是記下了，我和魚類的特使這一次意外的遭遇。



巴格拉特—奧格雷和他的公牛的眼睛

（俄）伊薩克·巴別爾 馬海甸譯

我在路邊看見一隻美麗得難以言喻的公牛。

有個男孩向它俯伏着哭泣。

「這是巴格拉特—奧格雷。」一個要蛇的在一旁邊吃簡單的飯食，邊說，「巴格拉特—奧格雷，是卡齊姆的兒子。」

我說：

「這牛美得像十二個月亮。」

要蛇的說：先知綠色的斗篷從不用來遮住卡齊姆任性的鬍子。他愛打官司，給自己的兒子留下一間狹小的茅舍，幾個長膘的女人和不會配對的小牛。但安拉是偉大的……

「安拉就是安拉。」我說。

「安拉是偉大的。」老頭兒重複說，把裝蛇的簍子放到一邊。「公牛長大了，變成安納托利亞①最壯實的牛。鄰居梅梅德一汗犯了妒忌病，這天晚上把它給騙了。自此再也沒人牽着母牛到巴格拉特—奧格雷那兒配種。誰也不會因巴格拉特—奧格雷的公牛遭愛而付他一百皮亞斯特②。他，巴格拉特一

奧格雷窮得叮噹響。只好跑到路上嚎哭。」

群山的寧靜在我們的頭頂上伸出雪青色的旗幟。山巔上積雪在閃光。鮮血順着殘廢的牛腿往下直淌，濺滿了青草。可以聽見公牛在喘氣。我朝它的眼睛瞅了一眼，看見了公牛的死亡和我自己的死亡，遂不勝痛苦地癱在地上。

「過路人。」這時臉色紅得晚霞也似的男孩高聲喊道，「你彎着身子，嘴角吐白沫，惡疾用抽搐這根繩子把你給捆住了。」

「巴格拉特—奧格雷」，我有氣無力地回答，「在你的公牛的眼睛裡，我找到了對咱們的鄰居梅梅德一汗永不熄滅的仇恨的映像。在它們淚汪汪的深處，我發現了一面鏡子，鏡子裡燃燒着咱們的鄰居梅梅德一汗利慾薰心的綠色篝火。在這頭殘廢的公牛的瞳仁裡，我看見我被扼殺的絕望的青春，衝過冷漠多刺的籬笆的成年。在你公牛的眼睛裡，我三次踏遍敘利亞、阿拉伯和庫爾德斯坦的道路。全世界的憎恨都爬進了你公牛張開

的眼窩裡，啊，巴格拉特—奧格雷，在它們平坦的沙礦中不會給我留下任何希望。啊，巴格拉特—奧格雷，遠離咱們的鄰居梅梅德一汗的毒手吧，讓老要蛇的把裝着鱗蛇的簍子背上，和你一塊兒逃走吧……

我抬起腳，呻吟聲響徹了峽谷。我聞到了桉樹的芳香，於是就離開了。萬頭攢動的黎明打山頂升起，有如上千隻天鵝一掠而過。特拉別宗達海灣的海水在遠方像鋼一般發光。我看見海和小帆船黃色的船舷。青草的香味洋溢在拜占庭城牆的廢墟上。特拉別宗達的集市和特拉別宗達的地毯呈現在我眼前。一個年輕的山民在城市的拐角處迎着我，他伸直的手臂上佇立着一隻用鏈子繫着的青燕子。山民步履輕盈。太陽在我們的頭頂浮起。驀地，寧靜降臨到我這漂泊者的心中。

①在土耳其境內，屬小亞細亞高原腹地。

②貨幣名稱，一度流行於埃及、敘利亞、西班牙等國。

散步（外一篇）

□星池

仰望長天，陰雲蔽日，然後，緩緩再專注步伐，踏上眼前道路。立冬已過，感受季節循環交替，此時涼風迎面襲來不止，微微滲進毛孔。隨意閑行，片刻之後，縱然風仍擦過皮膚，身體已因運動而暖和起來。外面天氣如何變得寒冷，血液尚在流動，心頭仍能溫熱依然。

徐徐漫步，凝望右方的連綿山麓與樹影不斷倒退，再看左邊路軌和馬路一直伸展。這時候，一輛輕鐵列車朝向我駛來，在我身旁近處掠過，多少乘客隨輕輕搖晃的車廂前進，卻是落在我的後方愈走愈遠。如沿路遇上的途人，會是有緣邁向同一方向，或目的地迥異而擦肩而過，步速不同，快慢亦有別，甚至踏單車呼嘯走過，僅見其背影。而我，還是保持原本的節奏，昂首前行。

忽然，颳起一陣強風，耳邊隨即響起颶颶風聲，陪伴自己的腳步聲。恰巧此刻於不遠處，一名少年魯莽地橫過馬路，結果傳來了汽車的響聲。然後，來到路口，行人過路燈的綠色人像在閃動，連續發出嗶嗶聲響，只好停候，紅色人像亦立時亮起，變成很慢的槌擊聲音。自然或人為，傾聽千百聲音均會流進耳內，與身處的地方連繫起來。憶及出門後乘搭升降機，向下移動數層，門再打開，女住客匆匆趕進來，戴

上耳罩，像在細聽音樂，急不及待沉醉在自己的宇宙，該是享受，卻神情恍惚。踏出大廈閘門，已難以感受瞬息萬變的世界。環視四周，縱使時常經過，景物沒怎變，每天也在奏起不同的歌曲。稍為休息十來秒，綠色人像燈號已亮，停頓後，便可再次起步，繼續旅程。

涼風依舊在吹拂，逆風而行，已走過三個輕鐵車站。途中瞥見路軌偶會分岔，亦有接合時，有聚有散。先有輕鐵615線列車駛離鳴琴站，沿路軌堅定地直往石排站，然後，505線列車走過山景北站，拐彎出來，車廂稍稍搖晃，駛上眼前的交匯處，同樣直奔向石排站。兩條路線有別的列車，方向相近，足跡終於重疊上，屬注定的緣分。

腳步未停，一道接一道的行人天橋映入眼簾，橫越鐵路及馬路。結果，毋忘初衷，按原意繼續直往，即使前路延伸開去，尚未看得見盡頭。雙腿有點累，但心情頗舒暢，盡心做能力所及的事情。

抬頭觀天，陰霾不變，不過，仍可心內放晴，帶有陽光普照的心境散步。

如月

響午，晴空輕輕灑下和煦的陽光，卻難以透進這間落下窗簾的屋子。濃眉如墨的他放軟身軀，淺淺陷入沙發，目光稍明亮，睡眼矇矓。他拿起遙控器，不斷按鍵，一直轉換電視機的畫面，最終，停在大廈閉路電視的頻道，一次瞧見四部升降機內的情況。住客進進出出，竟吸引了他繼續觀看。

一會兒後，他深感好奇，剛剛有人步出升降機，即有另一群人走進畫面，如此巧合，從不間斷，他才知道原來這座大廈住了這麼多居民，陌生而不相識。時間悄悄流逝，他尙未把視線移離閉路電視的影像。此時，他目睹一名頑皮的小孩跑入左上角的升降機，乘搭期間跳來跳去，他不禁代其擔心，怕會發生意外，幸而最後安然無恙。然後，一對男女攜同小女孩步進右下角的升降機，貌似一家人，他凝神細看此三人，暗想這名孩子何以這般愛撒嬌，黏父母不放。其實，他察覺看電視的這段時間，鮮見一家人搭乘升降機



□夏智定

東倒西歪的絕美，
枯萎乾瘦的深意。
在湖面上的淒涼，並非淒涼，
在人心中的真諦，永是真諦。

一切夏月和秋月的意境已遠去了，
被採走的蓮子早在人間奉獻自己。
荷香和荷瓣上的水珠已成了永恆的詩句，
正芳冽了一代代情人們的綺思。

歷朝的畫家們猜知了殘荷之魂魄何所指？
即使畫在紙上的殘荷片片，更見十分珍奇。
蘇軾、徐寅、八大山人、齊白石、張大千……
他們的墨荷殘葉，一千年後也不會褪色。

是的，凜冽的冬風會掃盡滿湖枯葉，
但、上蒼的微笑深情如湖波上的漣漪。
知否？湖底下所有的藕根在討論明年那最美的
第一尖，
而含笑飛來的紅蜻蜓，一定還是從前那隻！

遠方

——聆賞李雲迪鋼琴獨奏曲
《在那遙遠的地方》

濺落在心靈深處的水晶般音流，
化成清亮亮的幸福瀑布掛在心口。
哦，王洛賓老人又坐在天邊，
微笑，並凝望着卓瑪在雲海的漫遊……

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之心，
都纏綿成此曲的甜蜜追求；
有一絲淒清，卻淒清得如此輝煌和美麗，
令遠方的天地中，夢魂悠悠。

每一顆心都有一重遠方呀，
被波浪樣起伏的黑白琴鍵牽走；
丁丁咚咚的音流太年青太透明了，
迭響成人生最瑰美的溫柔。

濺落在心靈深處的水晶般音流，
化成清亮亮的幸福瀑布掛在心口。
當最後的那串音符漸靜、漸遠，
看，坐在天邊的老人仍在淚光中招手……



，縱然有，亦不會融洽地不停聊天，僅僅會低首專注在各自的手提電話屏幕上。他忽發奇想，也許當一家人被困升降機內，等待救援的時候，才能停下腳步好好地溝通。

突然，一個熟悉的身影在畫面出現，他猜想這應該就是你。冒失的你踏出升降機之後，不小心絆倒在地上，然後門關上，他再也無法窺看情況。數秒後，門鈴響起，他從門上的防盜眼望向外面，確實是你，便闖門讓你進來。你指向輕微擦損了的膝蓋，尷尬地問他有沒有膠布，然後小心翼翼地坐下來。當你瞥見電視的畫面，即驚叫，問他何以在看閉路電視。他回答：「看了一陣子。」然後遞上一塊膠布，失笑地續說：「恰好見到有人摔倒。」你一邊貼膠布，一邊自嘲地笑說：「我就是如此笨手笨腳。」他很久沒有如此眉開眼笑，瞧着眼前的你，眉如新月，舉止笨拙，但個性善良，對人忠誠，不會改變。他悅悅地說：「憶起我倆首次見面，你便不小心撞到玻璃門。」你傻笑起來並答：「我很少撞門，絆倒的次數比較多。」二人不由得相視而笑。

你不打算解釋前來的原因，於是，他撕破短暫的靜謐，認真地問：「我如此高傲寡言，並不討人歡喜，當初你何以願意和我成為朋友？」你依舊一臉傻氣，思考數秒才答：「也許，在我們相逢的那一天就已經注定了，至少，我仍然非常珍惜你這個好友，沒有任何目的，僅是隨心而為。」他淡淡然說：「我並非一個如此特別的人。」你語氣堅定地說：「你就是你，知己難求。」隨後，他們開始傾心交談，直至月牙初升。

你言詞懇切地說：「天色已漸暗，若我走在街上，或會再冒失絆倒。但是，無論跌下多少次，我也會站起來，笑笑便算。」停頓兩秒後續說：「希望你能快些尋回原來的你。」他默然沒回應，緩緩起來走近窗台，拉開窗簾，打開窗戶，感受清風送爽，隨後，抬頭凝望掛在夜幕的新月，輕聲細說：「無論陰晴圓缺，月亮也常在。」你也想走向窗子，卻不慎撞上椅腳。當他見到你困窘地留在原地，二人再次開懷大笑。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E-mail: 902617@hotmail.com

稿例

逢星期日出版